

和王石女友的合影火了 果园被转型为庄园 无数的崇拜者找上门来

87岁褚时健最近有点儿烦

87岁的褚时健最近有点儿烦。

他的果园，即将迎来其转型升级的时代。今年10月，这里将有一个新的名字——褚橙庄园。但褚时健也并不是特别愿意，“那是政府意志”。

除此之外，几乎每天，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企业家、崇拜者，怀着各种诉求，通过各种手段，活动在玉溪市大营街道附近或者新平县戛洒镇新寨梁子的果园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接近褚时健。老人有些不堪其扰。

说起日前田朴珺与他的那张合影，褚时健说，“我和王石讲，这张照片就说明我对你们没有了偏见，看到文章的更多人就会认为，我老褚已经接受得了。”他说他理解田朴珺的心情。

现在的褚时健哪儿也不爱去，不在家就在他的果园，“有一次柳传志说用自己的直升机搭他去北京，他也不去。”

再创业成功的褚时健被拜访者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事情总是做不成”，“我往往会告诉他们，你不要把我看成神。”

朋友>>>

与田朴珺合影是给王石面子

褚时健并没有想到，前段日子与老朋友王石的一次私人会见，会被王石女朋友田朴珺的一篇文章揭秘。

让他有点不高兴的是，在那篇互联网转载率颇高的文章中，田朴珺还配发了一张她与褚时健的亲密度照。

那一天，“她就站在我背后，让朋友照了一张相。”褚时健告诉记者，田朴珺与他的那张合影，并不是他自己情愿的，但王石在，他不能不给面子。

褚时健评价王石“做事讲信誉，讲话是直话，和我有共同话题”，他说，前些年土地买卖要讲关系，“但王石，条件摊开谈，谈完了，另外要钱不给。”

不过，对田朴珺与王石的关系，褚时健认为，“思想保守的人，总觉得哪里不合适。”

褚时健今年87岁，妻子马静芬今年81岁，熟悉褚时健的人都知道，两口子相濡以沫数十年。他曾说，老两口子“一个离不开另一个”。

褚时健说，田朴珺“这个小姑娘，把很多事情都想得太简单。”他说自己的事情，田朴珺并不懂，文章也有很多错误，“她看到我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但我从来不做笔记，我都记在脑子里，顶多怕忘记，写一个提纲。”

田朴珺在文章中提到农药，这也让老人家不高兴，“全世界的农业都要用农药，美国欧洲都如此。”他称，农药有一个星期的残留期，而他的橙子，在采摘前一个月就不会再用农药。

后来他给王石打电话，“我和王石讲，这张照片就说明我对你们没有了偏见，看到文章的更多人就会认为，我老褚已经接受得了。”

褚时健乐呵呵地说，他理解田朴珺的心情。

果园>>>

建褚橙庄园“那是政府意志”

褚时健最近的烦心事，远不止田朴珺这一件。

他的果园，即将迎来其转型升级的时代。今年10月，这里将有一个新的名字——褚橙庄园。

云南省去年提出计划，要在5年内在全省范围内打造100个现代特色农业精品庄园。全面建成后的褚橙庄园，将囊括当地上万亩冰糖橙果园。将来，游客可以在庄园内吃饭睡觉。

褚时健说，褚橙庄园的建设总投资1900万元，他需要出资600万元，其他部分由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三级政府承担，但他也并不是特别愿意，“那是政府意志”。

他说，褚橙庄园的建设，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对果园干扰很大。他认为，将来游客太多，势必对果园造成影响。“我们要研究如何防止游客随意摘果子，摘果子会对树苗有影响。人太多，还会带进来不卫生的东西。”

6月30日上午，筹建中的褚橙庄园响着机器的轰鸣声，两栋楼房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为了建房子，挖了我不少果树。”

过去玉溪市区家里来的人太多，他可以到果园躲一躲，但今后，果园也不再是他的清净之地。他说，等到开园那天，他会让司机开着车，载自己在果园内“跑一转就回去”。



田朴珺拜访褚时健时的合影

人物名片

褚时健

红塔集团原董事长，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执掌红塔集团18年，一手将红塔集团建成大型企业。他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

1999年1月，褚时健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75岁的他保外就医后，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2012年11月，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通过电商开始售卖，老年再次创业成功的他被奉为励志典范。

果树>>>

今年只能尽量保持去年的产量

褚时健每天早上6点醒来，然后再睡两个小小的回笼觉。他的听力有所减退，给朋友打电话问个电话号码，他要那一串阿拉伯数字来来回回念好几次。

如果是在果园，他一般8点左右巡园。有时候，他也会去看看果农，问问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

刚刚过去的整个6月，连续一个月的高温给褚时健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挑战。果园正进入盛果期，高温不但灼伤了叶子和果实，还造成异常落果的情况。他忧心的，是如何在这种恶劣气候条件下，保证今年不减产。

6月30日下午，他召集3个作业长和各技术人员，开了两个多小时的生产总结会。

在会上，作业长郭海东提到，今年是特殊年份，希望大家不要因高温造成混乱。褚时健则希望，大伙能在单个果实的重量和质量上下工夫，以弥补高温带来的损失。

除了恶劣气候，高温高湿条件造成的溃疡病，气温降低后的红蜘蛛，以及通过木虱子传播的黄龙病，都可能给果园带来灾难。

褚时健只要一天不闲着，摆在他面前的挑战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说，农业的一个特点是一年四季不休息，持续不断地做准备。

褚时健介绍，如果正常气候，原计划13000吨果实的目标能实现，但连续高温下来，只能尽量保持去年的11000吨的产量。庆幸的是，果园前期投入的5根粗壮水管，足以帮助大伙应付这次高温的挑战。

“现实教育我们，品质要一点点积累，事情的规律，只有一步步走，才能找到。”他说。

崇拜者>>>

找褚老“打打气，找找力量”

在云南各地，褚时健旗下的橙园已达19000亩，未来的褚橙，或将进一步拉动果汁等附带产业。目前，一种叫“褚橙庄园”的励志酒就已经设计出了外包装，但褚时健似乎都没有兴趣。

上个周末，上海自然之友生态保护协会食品安全志愿者郭准想办法见到了褚时健。郭准所在的团队有一个宏大的策划，即计划将褚时健、柳传志等大佬的农产品做成一条产业链，邀请这些大佬进入彼此的基地轮流参观，但褚时健不为所动，而且表情很生气。

记者们想和褚时健对上话，往往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南京一家行业杂志的副主编刘志娟，为了亲自向褚时健提3个问题，在果园的办公楼内，淋着雨为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照顾了长时间的花卉，终于将马静芬感动。可当马静芬将刘志娟带到办公区二楼，褚时健仍连连摆手称“不谈不谈”。

无数的活动想邀请他参加，他统统不搭理。他的外孙女婿李亚鑫说，有一次柳传志说用自己的直升机搭他去北京，他也不去。“进入80岁之后，我感觉自己的精力一年不如一年。”

现在，褚时健仍每月数次来回于玉溪大营街镇的家和新平县戛洒镇的果园，除此之外，他哪也不爱去。他的最近一次远行，是去年1月远赴上海治疗眼疾。

褚时健最喜欢的，还是见到那些不离不弃的老朋友。可他们谈论的话题，无非都是哪个老朋友又生病了，哪个老朋友记忆力减退了，甚至哪个老朋友在什么时间离开人世。随后他们会发出无数感慨，谈及岁月不饶人之类。

即便在如此繁忙的时节，褚时健也不得不花部分精力，面对全国各地找上门来的年轻崇拜者。

6月27日夜，一位三十几岁的山西人，来到褚时健的家门口后不再离开。褚时健拖着疲惫的身躯和他谈了十几分钟，年轻人突然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最后年轻人说，见到褚时健如此高龄还在拼搏，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自杀。

6月28日，一位“北京姑娘”穿着长裙子，拖着大箱子，出现在了褚时健的果园，马静芬和姑娘谈了3次话。到最后她才表示，她在北京做人事工作，月工资六七千元，但日子过得“像个死人”，她此行的目的是“学褚老”。

6月30日，24岁的浙江衢州人徐星星，终于在果园内见到了“传说中的褚时健”，他终于相信，褚时健果然穿着皱巴巴的裤子，在和几个朋友创业前，他千里迢迢拜见褚时健，是为了“打打气，找找力量”。

褚时健说，这些年轻人总希望，他能安排点时间和他们谈谈。“他们没站到我的角度思考问题，太多了我就觉得烦。”他还发现，这些年轻人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

他告诉记者，他们基本都会问到同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他们的事情总是做不成，“我往往会告诉他们，你不要把我看成神。”

年轻人>>>

“多数年轻人想一劳永逸”

褚时健说，年轻人到果园之后，就会发现事情不是他们想得那么简单，前年果园增加了18名具备农业基本理论的大学生，待了两个星期后，一个也没待下来。

“多数年轻人不切实际，不肯吃苦，想一劳永逸。”褚时健说。

果园今年又新招了3名大学生，在6月30日下午的生产总结会上，褚时健对他们说，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也可能管理数万株果树，他希望他们尽快了解果园几百个人的活动以及果树的变化，“不要看着简单就不努力，要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地将功夫学到手。”

他还提到过去果园里两个最典型的问题，“一个是打麻将，吃完中饭就打麻将，一个是喝酒，从早喝到晚，喝了歪三歪三的。”他说，对这样的人，最多再给一年的时间考核，如果产量还不达标，就请他回家了。

褚时健说，他年轻时从昆明到玉溪，见到轧路工人住进不漏雨的道班房，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时候，他也认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社会主义。即便做果园，最初两年他也会想，“为什么种了两年树了，依旧还漫山红土。”

马静芬曾用这样一句话打发过一位求见褚时健的崇拜者：“目标找准，能吃苦，一直坚持做下去就富起来了。”

这名崇拜者恍然大悟说：“好，我懂了。”此后再未出现。

据《成都商报》